

退思堂詩文選

庚辰冬月
聚川



下冊

张质生 著
张思温 编

甘肃民族出版社

顾 问

张联芳 袁第锐 应中逸

赵 忠 范振国 张思溥

校 编

孙德仁 邓 明 张 庸

张 陶 张 中 丁世保

校 阅

赵 忠

赋

元昊故宫赋

以韩范经略西夏为韵

贺兰之侧，河水之干，有殿陞焉，基址摧残，栋梁挠折，瓦砾荒寒，沙常迷白，阁不流丹。土人告余曰：“此元昊故宫，使有宋一代君臣，力征经营，而兵疲财殚者也。”当其披图立国，誓众登坛，芙蓉百阙，簪笏千官。猛将娴龙蛇之阵，良相戴鸛豸之冠，固将驱虎豹，驾虬鸾。敷仁六合，通道八蛮。进可以平吞河洛，退亦足臣服呼韩。于是螭陛云浓，龙楼露湛。俊物司阍，直臣折槛。牧马编东下之师，驱牛种南山之稼，陆行有耀日长戈，水战有连云巨舰。凡此毒焰高张，雄兵内犯，莫不庙卜玉珪，朝颁金范，勇爵礼优，筹边食减，以期地绝天通，旗常将斩。策勋则史笔高华，闻变则堂帘黯黯。黄标百万，紫标千万，理财则有汉室之孔桑；生聚十年，教训十年，谋国则有越王之文范。炳焉丹青，迅若雷霆。询谋于众，集议于廷。离宫别馆，亿貌千形。讲书于迓英之殿，赏花于沉香之亭。竭朔方之全力，如高屋之建瓴。韩范不能寒其胆，辽金不能涤其腥。谈何容易，扫穴犁庭。赵宋衰而唇亡齿冷，胡元兴而岳峙渊渟。木鸣里社，石陨天星。山河破碎，劫火频经。回思累世洪图，千寻杰阁。藏书满天禄石渠，颂德极执羽秉籥。善国自为，苍生有托。彼其重视张吴，满拟远胜卫霍。无惑乎得地称雄，承天锡爵。国门之号令常悬，边塞之旄头未落。曾几何时，渐就衰弱。鱼水君臣，燕

雀帟幕。白气降于御堂，黄雾塞乎近郭。蒸土散而高城尽圯，人将共吊赫连；大厦倾而一木难支，天胡夺吾景略。人亡国瘁，天小月低。门馥青琐，室坏铜鞮。廊无响屐之西子，厩无养马之日磔，启事无万言之牍，封关无一丸之泥。但见宫墙苔晕，宫树乌啼。宫人则谁悲白发，宫藏则谁觅元圭。昔之南来丹鸟，北贡文犀，无不随虫沙而俱化，与流水以同逝。堪嗟铜驼运衰，荆棘纷披其右；岂若上林景好，沙棠尚殖其西。迄今沙漠寻龙，长城饮马。庭阶觅废栋之松，殿阁搜颓垣之瓦。吊古感今，扬风扪雅。写已往之烟云，作后来之陶冶。数前代巍峨宫殿，犹有存乎？问当年割据英雄，谁为健者？同归于尽，宋家无复河山；试溯其原，李庙夷为屋社。局变而谁记其初，礼失而空求诸野。循遗迹于遐荒，叹旧人之已寡。遂乃悲极而歌，声随泣下。作赋而志盛衰，愿取鉴于西夏。

注释：此赋作于宁夏，应是公僚遭怀而为。元昊故宫在银川之西，贺兰山麓。

五泉山重九登高赋

以题为韵，有序

粤以己巳之年，甲戌之月。余循皋兰之麓，登五泉之巅。河水汪洋，浑如襟带；山峰罗列，都作儿孙。是日也，访朋旧之二三，知心未遇；值良辰于重九，笑口偶开。欲以涤烦忧，欲以述身世。张平子吟诗之际，难遣四愁；陶渊明读史之余，遂成九述。其词曰：

天迥兰皋，霜残菊圃。尺璧分阴，寸心千古。知音则枳棘凤

鸾，故国则关山豺虎。方拟穷途痛哭，牢骚发阮籍之狂；抑将拔剑自鸣，慷慨为刘琨之舞。岂复携樽石径，酒醉茱萸；拽杖秋山，碑摩岫嵎。拟汉宫之雅戏，登场则鲍老秋千；记荆楚之岁时，书事如郭公夏五。加以江湖岁岁，戈马年年。羈身异地，搔首问天。觅紫砚于贺兰山顶，访青冢于黑水河边。易水歌风，有声皆泪；燕台市骨，何代无贤。吟风雨兮满城，幸免催租败兴；留江山之胜迹，未妨枕石高眠。息倦羽于林间，避弋而朋来好鸟；听清流于石上，还山而鉴借源泉。则有五泉山者，林亭近郭，楼观嵌峦。左右犬牙，山田交错；东西龙口，泉水潺湲。卧佛则千呼不起，羲皇则万世难攀。芳草则五步十步，广厦则千间万间。阅段氏之遗书，则心开茅塞；说志公之妙法，则头点石顽。静听山水清音，觉故乡无此好境；每值春秋佳日，偕高士入游名山。

适当九月九日，木叶微脱，霜华正浓。余乃杖短策，上高峰。踞虎豹，蹶虬龙。谱高寒之水调，揩明净之山容。脚边千仞崇冈。聊伸芳躅；眼底万方多难，祝扫边烽。记曩时北塔山中，炊火遍窥万灶；似前岁南口塞外，秋山又上几重。于是消万古愁，空诸所有。不屑题糕，更休沽酒。一身直等蜉蝣，万物忍为刍狗。劫灰未冷，悔将田买十双；宦辙所经，枉却才抛八斗。流光虚掷，长此悠悠；壮志未酬，徒呼负负。从此人情参透，松花就陶径之三；行将世界看空，烟点如齐州之九。矧夫功名蹭蹬，戎马凭陵。云情缥缈，霜鬓鬅髻。北极之朝廷顿改，西山之寇盗谁惩？纵教太华峰头，作健而三回九转；吟到愚公谷口，除诗则百无一能。何如千日醉中山之酒，无俟九秋扬渭水之鹰。随地行窝，希踪康节；仰天长啸，嗣响孙登。他若扶风游侠，燕赵俊豪。天马苜蓿，夜光葡萄。九月肃霜，宣威九塞；九霄玄鹤，鸣

盛九皋。非不足以落孟嘉之帽，挥杜甫之毫，要未能民瘼心锁，时艰目蒿。登岸诞先，畔无援而歆无羨；登峰造极，钻弥坚而仰弥高。迄乎夕阳在山，归云拥树。鸟还茂林，豹隐深雾。余亦游兴阑，迷途悟，会心多，吟想驻。感节候之迁移，嗟人生之迟暮。不过以摩诘性情纯厚，哦异乡佳节之诗；何敢如子渊词藻擅长，作金马碧鸡之赋。

此余重九日游五泉山，有触于心，归而构思，十日后一笔挥成者也，因尔好作赋，而于律赋法律，尚未娴熟，拟此示之，其熟读深思焉，自记。

“庾信文章老更成，凌云健笔意纵横”二语堪为先生借赠。先生颇推许染学斋、完谷山人两家律赋。今观大著各篇，有过之无不及，可谓陇、蜀、秦三家鼎立。弟马恕谨注。

注释：此赋作于一九二八年，河州大乱之后，时我正读《昭明文选》，学作古赋。先公以律赋工细，更宜初学，故作此示范，并详批文法技诀，予以启发。后我应世作骈文，实肇基于此。 思温记

杏 赋

用梁简文帝《采莲赋》韵

川多杏树兮接碧空，树多杏子兮绿转红。实历历而垂稠叶，色晔晔而露密丛。香饶桂味之腴，艳夺桃腮之质。食岂等诸河鱼，珍还同夫萍实。远贩则控马如船，尝新则雪藕胜莲。仁夜剥于窗下；皮晨晒于户前。主人或邀嚼霞客，消夏日长。云梯倚树，星宿摘珰。儿童热闹，各牵襟而接裳。仕女竞拾，忘流汗而毁妆。天气将晚，客倦思返。筠笼之赠携归，裙屐之痕渐远。主人乃倚树而歌曰：“北人终爱杏，色配石榴裙。累累如珠贯，粒

粒仗风薰。问谁知此味，惟有我与君。”

此作系赋唐汪川桃杏。中间邀客一层，为四十年前亲身经历所得乐趣。每一翻阅，辄忆旧事，文字之移情如此。退叟自志。

注释：晚清时，先公曾在河州东乡唐汪川经正义塾教学。地在洮河之滨，杏大如桃，美味知名。为邑之特产。

保 城 赋有序

用鲍照《芜城赋》韵

戊子新春，感官绅之不睦，嗟意见之多歧，值军事之方殷，
丰危城之得保，遂作斯赋。

试登高原，南望雪山露骨，北瞰峡口崖门，东藉黄河而漕谷，西连积石之崇冈。外记二十四关之险要，内开四百餘里之康庄。当昔全盛之时，汗挥雨，毂摩肩。乞伏筑城而拓地，西凉伐罪而承天。货擅鱼盐之厚利，粮栖畎亩而如山。满篝满车极饶裕，好山好水相鲜妍。故能建白马之雄关，颁青海之号令。城峻墉垣，井修沟洫，迓天庥而膺宠命。观其山川人物之殷阜，士农工商之精勤。地辟阡陌，书摹典坟。三春白雪，万顷黄云。腾龙虎之剑气，干牛斗于天文。欲九州之席卷，诂百里而为君。瞬经五胡六朝之大乱，遂乃五裂而四分。唐则吐蕃牧马，宋则木征塞途。井灶蛙黾，庭阶麀麇。含沙射影，篝火鸣狐。水草失牛羊之性，渊丛见鸮獾之趋。豺狼张吻，鸱鸢吓雏。流离则搜山薰穴，荒旱则易子餐肤。任英雄之割据，非轨里之通衢。历经元明清之扫荡，益悟理气数之盛衰。郊垌无桑麻之乐，草木知将士之威。

輻脱而车无用，唇亡而齿焉依。加以频经祸变，阡阡败颓。蹂躏于金戈铁马，剩余胥白草黄埃。心伤目惨，肠断肝摧。若夫歌吟风景，休庵王庄毅公著书之堂；井鉴春秋，拙庵穷理之馆。雪峰论文之精马公应龙，野人逃竽之玩兵备副使朱绅。莫不陆氏庄荒，广陵散绝。更有殉国烈士兵备副使朱公家仕殉国大同，筹边伟人副将金华协朱公贵御英兵于大宝山阵亡，见《清史·忠义传》，龙骧虎视，马足船唇。亦皆身横泉壤，骨委沙尘。岂知胸中之壮志，竟贸意外之酸辛哉。人事如何，强梁居多。惩前毖后，为保城之歌。歌曰：“边风多厉兮边城寒，大劫将临兮歌舞残。抚今兮追昔，安忍兮无言。”

将数千年兴衰治乱事迹，熔入一炉，锤炼成篇，用诏来兹。层次分明，气机流转，正如初写黄庭，恰到好处。至步韵工稳响亮，犹馀事也。三月十二日即二月二日灯下作脱稿约四句钟。自记。现在内哄未已，以军事眼光观之，益佩郭主席不准藉口整理市容，随意撤毁城垣之通令，洵远见也。五月二十七日夜灯下录一半即古四月十九日，倦而就寝，次早八钟录起，至九钟已毕矣。又记。

注释：河州民族杂居，历史屡有纠纷，变乱之时，人民以城自保者数矣。一九四八年临夏县长陈茂柏议拆城垣，城内居民惶惶不安。绅老亦均上书反对。先公于家书示及此事。余密告主席郭寄侨，言其利害，遂下令制止。此赋即纪其事。

传

清封振威将军马公家传

公讳千龄，号松坪，河州西乡韩家集人也。世业农，无显者。公生而凝重，性方严，不苟言笑。祖若父咸异目视，谓此儿非常人，将来必大吾门。年既壮，家甚贫，诸父兄弟相与析居，公所得薄田十馀亩，茅舍三椽，羸马牛各一，他物称是。公不喜耕作，恒嗟艰食，则尽鬻其田宅，以取给目前。尝售屋于人，已作画指券矣，购者知公无馀室，难于毁取。公曰：“无伤也，我能覆之，必能复之。”遂躬率其人拆之去，其果断类如此。公素抱大志，好谈论天下事，甚中；绳时流臧否，甚当；评议里人曲直，甚平。辩才无碍，出于天性，以故远近有不平事，咸欲得公一言以为解。公既不自作苦，家日益贫，乃愤然曰：“天下何事不可以致富，顾忍以耰锄老耶。”于是携蔬果，入番境作小负贩。凡所交易，不贖物不逾期，诚孚各部族，众胥欲以财货交，交且久，无不信者。往来数年，利渐厚，乃益远贾蒙地。蒙古头目有尤务者，财富甲诸部，适新婚，偕其妇归宁，道遇公结伴。仇家出不意要于路，势汹汹。尤务计穷，与其妇呜呜泣。公慰曰：“毋尔，我在，保无失。”时正隆冬，河冰如镜。公持枪引火，立马上流，促尤务诸人踏冰渡，而已身留御。贼以数人趋公前，隐令刀手从后斫之。公觉冷气扑背，反枪击之，斫者僵矣。乃策马跃过岸。贼数十人竞相逐，公顾河边大石累累，下马伏石后，杈枪连发，连殪贼。贼气夺，各乘马遁。公徒步追过河，又毙其

一。余弃马逸，乃夺两马还。抵岸，则尤务等已牵公马相迎。咸喟曰：“微公神勇，吾属几不免。”相与同至其家，出糲粬共食，更相庆慰。食次，公觉背凉，回手探之，则血触指爪。再探之，得冻血盈掬，方知负创。解衣共视，血殷衣缝，刃入肉三分许，幸未伤骨。于是蒙众皆服。曰：“公真天人！”尤务愧无所报，具牛十二犒公，媵以羔羊之皮。远近以毛革来贺者相环也。于是公名大振，蒙番王公，无不争相结纳。公运所得归，利市三倍，家稍稍温矣。公则恢复田庐，使长子福财督僮仆耕，次子福禄习武，冀光厥宗。无何，陕甘变作，时东南各省，沦为异域，国家以全力平发捻，加以英兵逼九门，天威不及西施，于是吾邑罹兵燹几十年。公于离乱之时，阴行厥善，调和矛盾，庇护善类。民贫苦不能自存者，无论汉回胥全活之。居乡信义孚人，或发好语排纷难，或出床头金代偿诺责，日以一二数，未尝有德色也。遇有战事，凡所擒掠，必倾身营救，使免于难。尝训子弟曰：“救人一命，延寿十年，汝曹识之。”初，官军平陕西，十八大营，麇聚河州大西乡中川会。中川会者，居黄河之南，其北则碾伯县属之官亭，土人筑五堡居之，隔一衣带水。有欲与十八营共破官亭者，公知其谋，往说十八营头目曰：“公等虽众，客也。官亭虽小，主也。土人以逸待劳，勒兵河岸，半渡击之，靡不克，即使全军渡河，彼五堡一心并力以拒，脱不胜，公等其为鱼矣。困兽犹斗，而况于人乎。”事遂寝。时总河事者，为公犹女婿马公占鳌，就抚后累功至总兵者也。公谓马公曰：“十八大营，陕西逋寇也。其人皆百战之余，野心勃勃，久留之必为害，盍思所以处之？”马公曰：“已知之矣。”遂集众十万，扬兵于原野以示武。十八大营知不可留，相率徙去，方内以宁。官亭绅民感公德，率其堡众为公大修庐舍，以志不忘。迄今五堡父老，每谈及公犹喷

嘖称道不置。未几，王师戡定陇东，左文襄公督师安定，别遣将以偏师收灵夏。公力劝马公占鳌诣安定大营降。左公录公功，得蓝翎都司，欲畀以兵，辞不就。先是，公延师教诸子粗知大义。以逢世变，辄辍读。至是，隐居课子，次第成名。林泉二十年，命三子福寿从次子福禄学骑射，皆能命中。福禄故不羁才，性聪颖，绝有力。读书不成，血气用事，往往孤行一意，无所顾忌。公严督之，渐就范围，卒得登贤书，成进士。晚得季子福祥，幼读书，弱冠攻武，与三子福寿先后入武庠。公聪强不衰，方谓晚景大佳，坐享清福。居无何，乙未变起。公命诸子曰：“咸同之变，吾调护其间，卒使地方免祸，良善得以乐生。今汝曹俱成名，其各思所以报国，无坐失机会也。”于是次子福禄以固原提督雷公正绾命，练团崔樊两峽，协防积石关，屡败撒拉。河事急，又令往起台堡迎汤彦和，则公已在军中。父子屡促汤镇驰归弭变，汤不听，卒覆军。公乃挈诸子入番地，拟由洮岷趋兰州乞师。拉卜楞寺呼图克图嘉木样者，势权倾诸部，为番众所倾服。闻公至，亲出寺远迎，待遇尤隆，留饮十日。传语番众云：“此老生有所自来，佛种也。宜敬礼之。”由是公所到处，番目胥率众迓，杀牛羊为享，居则备卫，行则赍粮。而汉民之逃难番境者，群相罗拜，乞拔救，公胥令诸子护之省。大府礼遇公，资福禄以兵，遂平河湟大难。厥后福禄、福祥奉调入京。庚子之役，外则御敌杨村，内则喋血正阳门，福禄等兄弟犹子一家五人为国效命。季子福祥抚其部众，扈蹕行在，由燕而晋而秦，恭备宿卫，无一日懈。凶闻至，家人哭，公止之曰：“人谁不死，吾儿若孙以身殉国，重于泰山矣！何哭为？且使哭之返魂，我老泪亦浪浪下，否则徒乱人意耳！何哭为？”远近客来劝慰，公谈笑遣去。众皆曰：“公肝胆铁石所铸造也。”久之，谓家人曰：“死者

已成名矣，季子福祥，随扈行宫，日近天颜，年少任重，此可虑也，吾将往视之。”时公已七十余，千里长途，精神矍铄。至长安，见福祥执事敬，与人忠。欣然曰：“自得汝兄耗，虑吾家从此颓败，汝能如是，吾无忧矣。”时福祥供事称旨，两宫昕夕召与语，询家事，知公来陕，特赏御用服物食品数事，并传谕曰：“尔子为国亡身，给此以示眷念。”公承受殊荣，益以许国勉福祥。居数月，翩然归，课孙自乐，怡怡如也。两宫回銮，福祥亦解兵归，父子相依，老怀大慰。逾年，谓福祥曰：“汝年正壮，宜继兄志报国家，速去无少留。”福祥乃需次省中，历权靖远协副将，督标中协副将，旋授庄浪协副将，权西宁镇总兵，简放巴里坤镇总兵。公以子贵，屡逢覃恩，得封振威将军。推恩及先世，公祖讳玉玺，考讳泰，皆赠如例。当是时，公年八十餘，福祥甫三十，子孙曾玄男女几满百。邑绅以公为熙朝人瑞，援百龄建坊之例，牒大府请旌。陕甘总督长庚为奏于朝，事未下，公已擢疾，适福祥至自甘凉，侍公疾里第二十餘日。临终以忠孝勸子孙。卒年八十五。呜呼！可以传矣。公生于道光六年正月二十日寅时。卒于宣统二年八月十九日午时。娶王氏、马氏，早卒，继娶韩氏、何氏。子男四人：福财，王出，年六十一，先公卒。福禄马出，庚辰进士，以总兵统兵入卫京师，庚子秋，联军入都战歿。福寿何出，统带昭武军。福祥韩出，今为宁夏护军使，兼任宁夏将军。女五人。诸孙十人。曾孙十八人。玄孙三人。张建曰：“吾少时数闻乡人士称道松坪公之勇，苦不得一视丰采。比长，以衣食役四方，益无由修士相见礼。后从哲嗣云亭将军游，而公已前卒。时无平原，肝胆向谁，缘何慳也。暇与将军谈公轶事，知公为一代伟人，智勇公严，万夫辟易。使得树五丈旗，戮力疆场，燕然勒铭，岂异人任。独惜淡于荣利，善刀而藏，斯足

奇已。然当乱极时，公能计遣十八大营，以全地方，殆孙子所谓善用兵者，无赫赫之功耶。笃生英杰，勋相国家，或殉社稷，或定边疆，均得于及身亲见之。语云：“深山大泽，实生龙蛇。”谅哉！

注释：按清代武职封赠之阶，自乾隆五十一年，改正一品建威将军，从一品振威将军。马千龄先以子福祿赠振威将军，后其季子福祥官秩益显，故于民国时为其父立碑时，援清例称建威将军。

清封昭武都尉潘君家传

君姓潘氏，讳显禄，号寿山。世居河州北原之潘家村。曾祖讳喜凤，拔贡生，有声庠序间。祖讳世泽，太学生。父讳德峻。君生而英毅，廓落有大志。家虽贫，不屑治生产。咸同间，吾邑变作。君时年少，誓扫逆氛，入营剿敌，屡与王协戎廷贤，及先乾侯府君，日则出剿，夜则守陴。城陷后充精锐军先锋队目。精锐军统领范明，以骁勇著，爱君勇敢，每有战事，辄令君前列。君亦奋不顾身，以故迭克洮州官堡诸名城，叙功得五品蓝翎。旋升恪靖奇营正青旗马队后哨哨长，连拔渭源、狄道。时金积堡马化龙肆出扰害，君随营攻击，力战却之。并剿抚岷州溃卒，得叙千总。后随左爵督大军攻肃州，力战受伤，叙列头等，得赏银三十两。肃州既克，君回籍就医。河州镇沈公玉遂素闻君勇，罗致辕下，适闵典成复起事，伪请收抚，沈公出城受降，君进言曰：“闵真伪难测，愿有以备之。”沈公不措意。君与同僚把总宋学福等密为布置，以防不虞。初出城时，降众夹道焚香跪，欢声雷动。沈公益以君言为妄。南行至二十里铺，伏敌麇集，四面包

围。向之夹道焚香者，亦持戈断归路。沈公仓猝无计，连呼奈何。君曰：“公无忧，显禄等在，必能卫公出险。”乃与宋学福夹持沈公，突围冲出，奋勇搏战，所到处无敢当者。沈公喜曰：“汝不但勇，且有谋焉。”即为请补河州镇标右营千总。留意操防，营中称最。旋兼河标练军中旗左哨哨长，奉职尤勤。光绪乙未变作，君以老成，为上峰所倚重，城防计画，多所咨访。事平后，晋秩都司。历权起台堡、河镇左营各守篆。遇弁兵丧葬无力者，多所协助。去职之日，兵民思慕。有李华者，贫不能为子纳妇，即出二十金畀之。又秦君贞偶邀五金，君得之，持还其家。其慷慨光明类如此，亦可以想见其为人矣。君与乾侯府君为总角交，视建等始终一致，不以穷通换色，以是知君颇详。君生三子：长尚达，附生，次尚义，甘肃武备学生，皆与建同学。又次尚礼。年六十，卒于官。例封昭武都尉。元配杜氏，继配方氏、邓氏，皆先公卒。达、义杜出，礼邓出。民国七年，建以授勋使副官旋里，尚达杯酒邀建，出君事状，属为家传。忽忽五年，戎马奔驰，久负宿诺，此时有暇，乃为立传。张建曰：“寿山君系建父执。建少时，无日不相过从。曾为建觅馆地于循化参署。君性倜傥，每有谈论，机趣横生，笑声振四壁，亦人豪也。然性慈厚，族人倚为生活者，比比皆是。常与建谈及在恪正靖奇营时，率众巡防，夜宿土窑，梦一老人持杖相击，惊寤趋出，窑适崩裂。想其遇难成祥，亦慷慨好施之所致欤？”

陆军中将韩公家传

公讳有禄，号福臣，导河县北原中寨人也。世业农，无显者，父讳光祖，生丈夫子三：长有德，季有才，公其仲也。幼随

父力田。公虽不知书，性殊英毅，居恒辍耕叹息。旋随木商佣兰州以取给，非其志也。光绪己亥，省标长备军募勇士。公发愤曰：“显晦时也，通塞命也，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吾决计从军矣。”乃应募入伍，差操均冠其曹。辛亥，改编振武军，从征陕西，每战必克。统领陆公仙槎器之，十年之间，积功至陇东游击七营管带。嗣是越境剿匪，公益感激驰驱，奋励无前，屡捷于杨裕关及取田、亭口、崔木一带。麟游之战，功尤称最。十年，陆公仙槎督甘，以公忠谨可寄事，畀以省防第五路统领。第五路者，旧系孔繁铨部，骄悍难驭，实欲倚公以遣散之。公莅职后，弁兵不自安，言人人殊，几于哗溃。公多方抚慰，帖然就范。退伍后，陆公语人曰：“是役极危险，吾固知非韩某不办。”公则不矜不伐，归功于上峰威德，人民幸福，若于己无与也者。洵足多也。甲子，甘肃改编陆军。擢第一师步兵第一旅第二团团长。俄以后路司令，戍防中卫。严惩盗匪，伏莽无虞，几有道不拾遗，夜不闭户之休风。民间至今称颂，以为自有防军以来，所未见也。呜呼！可想见公之为人矣。居无何，督修七星渠工。公相度形势，坚筑渠口，俾无冲刷。深挑渠身，俾勿填淤，农民大欢。时公勋阶已积至四等文虎章、五等嘉禾章，官阶已积至陆军中将，方浸浸乎大用矣。会国民一军奉令入甘，主客互猜，误会滋多，应付稍一不当，堂隍之中，有戈矛焉。矧陇上军官，汉回不睦，僭端倾轧，无时无之。以公等多忠朴而少机变者参预其间，潮流所趋，奚以图全，用是同归于败。然公部在陇东陕北一带，纪律独严，兵民辑睦，当宁谅之，陨命后，特令忠骸归葬原籍，优加礼恤云。公生于前清光绪六年庚辰四月二十八日，陨命于民国十六年十月五日，即阴历丁卯九月初十日午时。春秋四旬有八。元配史氏，先公十年卒。继配王氏。子三：志高、志钧、史

出，孪生也。志高，前甘肃督军副官。志钧，甘肃剿匪司令部游击大队分队长。戊辰阴历十月二十四日，在临潭火焰沟剿匪阵亡。识者金谓忠勇性成，颇有父风焉。志远、女金花，王出，皆幼。孙一。公既没之三年，族党戚友以公子释服追远之辰，嘱余为传，以志弗忘，爰述其崖略如此。

张建曰：自古拥立推戴之际，最为人所难言。矧以忠实诚朴之人，处猜嫌疑似之间，事克则卿，不克则烹，古今通例，夫复何说。公之遇可谓艰矣。然盖棺论定。当道亦谅其无他，给恤金一千元。九京有知，或足自慰。客有自公军中遣归者，述公平日自箴之语，既正且严。道公死之惨复勇而烈，时时戚予心焉。今为公传，目眦泫然，笔屡濡而不能下。及观饰终之礼，与公子之死国，其心迹亦复大彰，特为发潜阐幽，以讯无竟。公子欲绍家声，宜何如读而感，感而悲也。

洮沙张节妇传

张节妇者，洮沙新店张浩妻。母家师氏，其祖祥瑞，充河镇营哨官。妇名淑仪，幼聪慧，能博父母欢。年十七，嫁于张。张素有远志，走四方冀腾达，任开封陆军训练处教官，卒于职，权厝法云寺。逾三月，凶闻至。妇年三十，无出。家人虑其觅死，秘弗宣。月馀诃知之，恸几绝。舅姑亟为立嗣，以安妇心。旋谋迎榱，艰于资。妇誓于天地祖宗曰：“归骨事，妇任之，万死不辞。”时陇东战事起，舅姑以少妇不便远行，百计尼之。妇阴备道姑装，出不意夜出。舅姑觅弗得，心滋戚。数日，得省信，知已寓其叔父师子新所。翁踵至促归，叔亦力阻。度不得脱，则给之曰：“愿少住遣悲怀，即烦叔母送归。”叔颌之，翁乃旋。妇

日诣庙祷神问筮，夜与叔母谈家事，若无意远行者。比经旬，防稍疏，出不意晓出，晡时不归，叔始骇，遣人踪迹之。妇匿田禾中，未见而返。自是踽踽道涂，逆旅以道姑独行，率谢不纳，往往露宿，或一二日不得食。遇军人则疑为间谍，诘责留难。取僻道则崎岖万状，迷阳伤足。偶入正路，则枪声震耳，弹粒粒拂颈过，濒危者屡矣。幸所遇多慈善，或留宿，或授餐，或剧资助，盖节烈所感召也。抵开封，诣法云寺，拈香寻柩，则无一棺。询道旁媪，云：“曩寄旅棹，尽被军人移去。”询移何所。云：“在寺北。”至则厝柩累累，悉覆以块。植木标姓字而已。妇不识书，跪丛棺前泣。适一少年来，祈诵标木，不之答，乃大号恸。邻媪哀之，就询颠末。妇语之故。讶曰：“汝女冠，胡有夫？”妇泣告曰：“未亡人远觅夫骨，惧有意外，幻形至此。”媪色然骇，详询籍贯，且惊且赞，曰：“奇女子！奇女子！”为代请少年诵标木。少年即就跪所指诵曰：“甘肃张延祺。病故于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，即阴历七月初八日。”妇疑名未符。少年曰：“姓籍岁俱无误，卒之年月日又胥合，非尊夫而谁？”妇不肯草草展拜，必欲得一确证。媪曰：“张教官有旧仆，在城中售纸烟，常来拜墓。”导妇往询。仆泫然曰：“张教官曾言，初名文增，继改为浩。后在京改名延祺。夫人知之否？”妇曰：“知之。”仆又曰：“柩前后柳各一，尤易辨识。无疑也。”媪鼓掌曰：“是有神助。不然，尸棺甚多，胡即跪夫柩前哉？”仆亦钦其精诚，相率至柩前。妇哭极哀。丐人作书报家。豫人识与不识，金义妇之所为，称为巾帼丈夫，各有助金，为具呈当道，给赏给照，并给予火车免票，竟得舆棹以归。是行也，往返豫陕甘三千馀里，历时春夏秋几八阅月，受检查者三，经战场者二，奇胆奇智，乃成奇节。其护持尤力与资助甚厚者，厥惟开封仁厚善局李竹轩父子，泊恒泰银行经理张天锡，合牵连得